

一个屈死的幽灵 在一个女人手里 变成杀人的武器

八墓村疑案

八墓村疑案

〔日〕横沟正史 著

周炎辉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八 づ 墓 村

根据日本角川书店1977年6月版译出

八 墓 村 疑 案

〔日〕横沟正史 著

周炎辉 译

责任编辑：王纪卿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县牌楼印刷厂印刷

★

1986年2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2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 插页：2

字数：227000 印数：12801—24300

ISBN7-217-00381-4

I.159 定价：3.15 元

新书目：88—50

内 容 简 介

八墓村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在村里曾有八名败兵被村民杀害，他们携来的大宗财宝从此下落不明。迷信的村民们每遇天灾人祸，总以为是败兵阴魂作祟，村子里始终笼罩着一层阴影。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以后，八墓村一个大财主家发生了围绕遗产继承权的明争暗斗。这时，有人利用古老的传说和村民的迷信，将合法继承人一一谋害。小说主人公辰弥从城市来到八墓村继承家业，遭遇到一个又一个神秘的恐怖事件，九死一生。等到劫难过去、真相大白的时候，他终于弄清了自己的身世，找到了失踪多年的财宝，并得到了一个少女的纯真爱情。但是，他毅然放弃了那份给人们带来了许多灾难的家产。

本书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曲折离奇，是日本现代著名作家横沟正史的代表作品。

作者及其作品简介

横沟正史于1902年生于日本神户市，1925年毕业于旧制大阪药专。1926年到博文馆作编辑，主编《新青年》等杂志。1932年退职，专门从事写作。1947年获侦探作家俱乐部第一届长篇奖。战前的创作有唯美派风格，战后专门从事通俗小说创作。他的作品既有严密的逻辑推理，又有抒情谐趣。

《八墓村》是横沟正史的代表作之一，出版后重印多次，并搬上了银幕，深受日本人民喜爱。这部作品创作于1949年至1951年，写的是战后不久日本一个乡村发生的故事。当时的日本社会，因受战争破坏，百业凋敝，民不聊生。一些过去发战争财的人，有的仍在城市钻营，有的则回到农村施展手段，强取豪夺，聚敛财富。日本本来就是一个封建色彩浓厚的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畸形发展；农村，尤其是偏远山村，则仍然贫穷落后。《八墓村》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山村里。八墓村位于鸟取县与冈山县交界处，这里交通不便，文化落后，村民们十分迷信。村里的两家财主明争暗斗，使一个古老的传说增添了神秘恐怖的色彩。这个曲折离奇的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了序幕。

青年辰弥是个孤儿，他对于自己的身世不甚明了。这个生活在孤独之中的善良正直的年轻人，突然被八墓村的首富“东家”接回去继承家业。这仿佛是喜从天降，其实是大祸临头。他从此被卷入了财产争夺的恐怖漩涡。他眼见得身边的人一个个死于非命，万分苦恼，又深为自己的生命安全担忧。狡猾的罪犯，一个化作美女的毒蛇，巧妙地利用了封建的血统论和鬼神迷信，又借用了别人的杀人计划，谋财害命，却又栽罪于辰弥。幸亏辰弥受到并无血缘关系的姐姐的爱护，又得了少女典子的纯真的爱情，不仅幸免于难，而且揭开了自己的身世之谜，找到了生身父亲和传说中的财宝。真情大白之后，辰弥毅然放弃了财主的家产，带着典子到别处成家立业。

这部小说，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地主和有产者的疯狂残忍、阴险狡猾，揭露了带有封建性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酷无情。小说在描写假丑恶的同时，也描写了真善美。这里有辰弥之母鹤子与辰弥亲父阳一之间企图冲破封建藩篱结果却是抱恨终生的缠绵爱情，有辰弥与典子之间生死与共的真诚热恋，还有一位少妇对辰弥的无私献身的感情。这与谋财害命者丧尽天良的行径，成为鲜明的对照。

总之，这部小说既有大胆的暴露，又有热情的讴歌；既有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控诉，又有对被压迫者、被损害者的同情；既有细针密线的推理判断，又有扣人心弦的惊险情节，无论在社会意义上，还是在写作技巧上，都

是一部比较成功的作品。因此，译者很高兴地把它翻译出来，介绍给我国读者。

周炎辉

一九八五年元旦于湖南大学

序 幕



墓村这个村庄，是鸟取县与冈山县交界处的一个贫寒山村。

由于是在山里，要说耕地，当然非常少，只不过东一块西一块地有几块水田，每块最多两三分大小；而且由于气候关系，收成很坏。不管怎么叫喊增产粮食，在主食方面，村里人只不过能勉强糊口。

尽管这样，全村人还是过着小康生活，这是因为他们另有生业。八墓村的生业就是烧炭和养牛。养牛是近年才开始的，烧炭则历来是这个村庄最主要的生业。

环抱八墓村的群山远远伸展到鸟取县境，繁茂的枹树、橡树、柞树覆盖着这些山峦。所以，烧炭绝不会缺少木材，说起此处枹木炭，在关西地方历来有名。

至于另一项生业养牛，虽说是近年才开始的，但现在这一项已是村里超过烧炭的重要财源。这一带的牛统称“千屋牛”，可作耕牛，也可作食用牛。附近的新见市开设牛市时，全国各地的牛贩子竟然云集此地。

因此，全村各家各户无不养五、六头牛的。这些牛不一定属于养牛的人家，他们是领回村里财主买的牛犊，养成大牛，再按规定的比例与投资者分享卖牛所得的赚头。就是说，这里也存在一般农村那种地主与佃农的关系，在这个贫寒的山村里，贫富也很悬殊。八墓村的财主有两家，一家姓田治见，另一家姓野村。田治见家在村东，所以被人们称为“东屋”；野村家与他家相对应地被称为“西屋”。

这些且不说，阴森可怖的是这个村庄的名字。

八墓村！在此地生养死葬、世世代代耳濡目染这个名字的人，也许不会有什么特别奇异的感觉；可是对于初闻这个名字的外乡人来说，不免有一种奇特之感，不由得会想，其中可能有听来叫人毛骨悚然的掌故吧。

果真是这样，要说这个掌故，还得从距今三百六十多年前的永禄年间说起。

永禄九年七月六日，云州富田城主尼子义久投降毛利元就，献出月山城时，有一名显赫的贵族公子，是个年轻武士，他不肯投降，带着七名近侍，逃奔出城。据传说，那时这一行八人为图异日东山再起，用三匹马驮着三千两黄金，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这个村庄。

起初，村里人欣然接纳了这八名败兵残将。败兵们以

为这个深山里的人厚朴，也就很宽心，于是决定暂借此地栖身，装扮成当地人，烧起炭来。

幸喜这里山深林密，不乏掩藏的人家。何况，一旦有事，还有钟乳洞这种天设地造的藏身处所。这一带地层由石灰岩构成，走下溪谷，到处有钟乳洞。其中有的深洞就象一座迷宫，没有人探到过底的。在追兵逼近时，这些洞看来是最好的藏身之所。也许，这八个散兵把这个村定为暂时的栖身地，是由于看中了这里的地形。

这样，半年多的日子平安无事地打发过去了，也没同村民发生纠纷。

可是，不久毛利方面的追捕越发加紧了，追捕的手终于伸到了这个深山。因为他们认为，这败走的大将是尼子族中出名的好汉，让他活在世上，说不定会给他日留下一个大患。

村里人由于窝藏着败兵，也就渐渐为自己的处境担忧了，而且也眼馋毛利方面的悬赏。但是，更勾动他们心弦的是用马驮来的足足三千两黄金，只要杀掉全部败兵，看来没有人会知道这个三千两的。就算毛利方面知道了，追究黄金下落，只要一口咬定这种东西见也没见过，一定不会遮掩过去。

村里人常常聚在一起商量，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下手，有一天他们冷不防地袭击了败兵。败兵们当时都聚在山里的烧炭棚中，正在烧炭。包围他们的村民，从三个方面放火烧起枯草，首先断了败兵的退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们

个个手舞山刀竹枪，袭击了烧炭棚。由于是乱世，老百姓也会打仗。

败兵们对村里人是完全没有戒备的，突然的袭击犹如晴天霹雳。加之袭击的地点是在山里的烧炭棚，他们连刀枪也没有预备。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抡起手头的砍柴刀、斧头等进行了搏斗，但因众寡悬殊，取胜根本无望。一个人被杀，两个人被杀，最后一行八人全都死在村民手里，简直是死于不测。

村民们割下八个首级，放火烧了炭棚，凯旋回村。据传，八个首级都露出非常恼恨的面容，使观看者毛骨悚然。尤其是年青大将的恼恨更加一等，说是直到被村民剥得稀烂、血肉模糊将要断气的一瞬间，仍在不断叫喊：“八辈子都要给这个村子作祟！”这恐怕是真有其事。

这且不表，村民们用这些首级顺利地换得了毛利方面的赏金，可是那最叫人垂涎的三千两黄金却怎么也找不到去处。他们眼红地刨草根、凿岩石，掘溪谷，想找黄金的去向，听说到底没有找到。不但没找到，在搜寻黄金的期间，还出了各种不祥的怪事。

有的人正在钟乳洞的深处寻找时，突然碰上塌方，死于非命；有的人正在挖岩石的一角时，岩石突然崩塌，脚下一滑，掉到谷底，受了重伤，结果成了跛子；有的人正在刨树根时，那棵树突然倒下，将其压死，十分凄惨。

正在这类怪事接二连三发生的时候，最后发生了一件把村民们投入了恐怖深渊的事件。

八个败兵被残杀以后，大约过了半年。这一年，不知什么缘故，这个地方多雷，常发生雷击。所以，村里人惶惶不安，以为这也是八个人的怨恨所致。正在这时，乡绅田治见庄左卫门家的大杉树遭到雷击，杉树从顶到根整整齐齐地被劈成两半。

而这个田治见庄左卫门正是袭击败兵的发起人，打那以后，他情绪不宁，常常有些癫狂行为，使家人们都战战兢兢过日子。其间，他突然因这次雷击而发狂。他拔出佩刀，当即砍倒两三个家人，奔出家去，一路见人就砍，最后跑到山里自刎而死。

不知是真是假，传说这次受伤的有十多人，而死于庄左卫门刀下的是七个人，加上自刎而死的庄左卫门自己，一下子死了八个人，村里人人恐惧，以为是惨遭杀害的八个败兵显的阴灵。

于是，人们为了平抚八人之灵，把原来象猫狗一样草草埋掉的败兵尸骨又挖出来郑重改葬，修了八座坟墓，崇奉他们为神。这就是八墓村后小岗上八墓神庙的由来，村名也是根据这神庙的名字取的。

以上是从前流传下来的关于八墓村的故事。

可是，历史也许真会重演，到了早些年前，又发生了一件大怪事，使这个深山荒村在全国的报纸上名噪一时。而那那一事件又是我将在这里介绍的奇案的滥觞。

那是大正某年，即距今二十多年前的事情。

被称为“东屋”的田治见家当时的主人，名叫要藏，

当时三十六岁。田治见家自那个庄左卫门以下，疯癫代代相传，要藏从年青时起，也有许多粗暴残虐的行径。他二十岁时同一个名叫喜佐的女子结婚，生了久弥、春代两个孩子。

要藏早就死了父母，是由两个姑母抚育。所以，事件发生时，田治见一家人就是要藏夫妇加上十五岁的儿子久弥和八岁的女儿春代两个孩子，此外还有上面提到的两个姑母。

这两位姑母，是双胞胎，一辈子没嫁男人，当老闺女。要藏的父母去世后，就主持着田治见家。要藏有一个弟弟，因过继到外婆家，早就离家并改姓里村。

且说事件发生前两三年，要藏虽有妻室儿女，却突然发生狂恋。他爱的是村里一个牛经纪的姑娘，当时已高小毕业，在邮政局当职员。年方十九，名叫鹤子。

前面说过，要藏是一个粗暴残忍的人，他的恋情也就名副其实地象火一样炽烈。一天，他候在鹤子的归途上，抱住她，生拉硬拽地拖到自家的仓库里，强奸了她。而且，他把鹤子关在仓库，再也不让她回家，把她作为疯狂情欲的牺牲品。

鹤子当然哭喊着求救。两个姑母和妻子喜佐知道情况后，大吃一惊，都去规劝要藏，但要藏置若罔闻。鹤子的父母丧魂失魄地跑来，哀求他放还闺女，但要藏一口回绝。在周围的人纠缠得太凶的时候，要藏竟瞪起露着凶光的双眼，摆出一副什么粗暴的事都干得出来的架势。

人们对此十分害怕，到头来只有一个办法：说服鹤子，要她答应做要藏的姨太太。鹤子说什么也不肯，可是她摇头又有什么用呢？仓库的钥匙是要藏拿着，他高兴的时候就跑来，用暴力来满足他的兽欲。

鹤子也渐渐这样想：与其这样，不如痛痛快快地答应，做要藏的小老婆；那样，就能从这个仓库出去了，只要走出仓库，就总会有办法。——鹤子拿定了主意，通过父母向要藏转达了这个意思。

要藏的高兴是不用说了，鹤子立刻被从仓库放了出来，住进一栋厢房。又是衣服，又是发饰，又是家具，给了她各式各样的好东西，——要藏太喜欢她了。他不分昼夜地泡在厢房里，抚弄鹤子的肉体。

鹤子对这事非常害怕。据说，要藏的情欲强烈得近乎疯狂，对于一般女性来说，实在是受不了的。鹤子忍受不住，几次想从要藏身边逃开。但是，每一次要藏都暴躁得象发狂，村里人害怕，又去求鹤子回去。结果，鹤子不得不满心不情愿地回到要藏身边。

这样一来二去，鹤子怀了孕，生下一个男孩。要藏异常高兴，给孩子取名辰弥。既然孩子都养了，鹤子的屁股该坐稳了吧。不见得，以后鹤子还是经常抱着孩子逃出门。因为生了孩子后，要藏的强烈情欲丝毫没有两样。反而因为生了孩子，要藏认定这个女子完全属于他了，情欲越来越强，达到了变态的地步。

到这个时候，鹤子的父母和村里人才发觉，鹤子是忍

受不了这个。另外，鹤子这样经常出逃，还有一个更深的
原因。

原来鹤子早就有一个与她山盟海誓的男子。那是村小学的教员，一个名叫龟井阳一的青年。由于教师这个职务的关系，两人好象很成功地对人瞒住了他们的恋爱。龟井不是本村人，是从别处调来的，说是对这个地方的地质很有兴趣什么的，常去钟乳石洞探险。据说，他和鹤子大概是在一个别人不知道的钟乳石洞深处，偷偷地不断幽会。

村里人嘴损，一知道这样的事，就有人对辰弥的出生也飞短流长起来。

“那不是田治见老爷的孩子，是龟井老师的。”

在小小的村子里，这样的流言蜚语，总不会传不到要藏的耳朵里。要藏气得火燎火爆。爱恋越深，妒忌也越疯狂。他揪住鹤子的头发，又是打又是踢又是揍；这还不算，还把她的衣服剥得精光，对她浇凉水。对于以往疼爱得象心肝宝贝肉一般的辰弥，也用烧红的火筷去烫他的背和大腿。

这样下去，母子二人都会被弄死的。忍无可忍的鹤子又抱着辰弥出走了。在娘家躲了两三天，通过别人打听到自己出走后要藏很愤怒，她害怕起来，又逃出家乡，躲到姬路的一个亲戚家去了。

要藏在开头四、五天内老喝酒，等待鹤子回来。按照往常惯例，鹤子跑出去后，只要过两三天，她父母或村里的代表就会来讨饶，并把她带回来。可是这一回，等了五

天，等了十天，鹤子总不回还。要藏焦躁得狂怒起来。两位姑母和妻子喜佐也害怕得不敢近前，独有这一次，村里的人谁也不再吱声了。

这么一来，要藏的癫狂终于发作了。

那是在春天姗姗来迟的山村里还需要烤火的四月下旬一个晚上。

村里人突然被意外的枪声和不寻常的惨叫声弄醒。枪声不只一响，过一会儿接着响起了第二枪，第三枪。惨叫声、喊声、呼救声越来越大。不知出了什么事而跑到门外去看的人，看到一个打扮得奇形怪状的男人。

这个人穿着西式制服，脚上裹绑腿、穿草鞋，缠着白头巾。头巾上象长角一样扎着两支亮着的手电筒，胸前也悬挂着亮着的手电筒，就象深夜偷偷敬神以诅咒人而用的镜子一样。西服上系的腰带间插着日本刀，一只手拿着猎枪。村里的人一看，谁都不能不吓得身瘫腿软。但早在你吓瘫以前，这个人拿的猎枪已经开火，你来不及哼一声就被当场击毙了。

这个人就是要藏。

他好象是以这种打扮首先一刀斩了妻子喜佐，就发狂地跑出了家门。对于两个姑母和孩子们倒是没有动手，而对无辜的村民，见到就杀，或用刀斩，或用猎枪射击。

事后调查得知，有一家人听到外面有敲门声，主人毫不在意地去开门，刚打开大门，就乒的一声被外面的人枪杀了。又有一家，新婚的年青夫妇刚入睡，木板套窗被撬

开一条小缝，从那里伸进一支枪来，首先打死了新郎；被响声惊醒而跳起来的新娘，逃到墙跟前恳求饶命，正在这时，好象又乒的放了一枪。作着揖死去的年青新娘的姿态，惹得赶来的负责官员流下泪来。这个新娘子，大约半个月前才从四十公里外的村庄嫁过来，与要藏无冤无仇。

就这样，要藏在全村到处肆虐一个晚上，最后，随着天色渐亮，逃进了山里，人们好容易才挨过了这恐怖的一夜。

次日，根据紧急通知，从附近城镇乡村拥来一大群警察和记者，那时八墓村已是血肉狼藉。处处横着血污的尸体，家家传出濒死的呻吟；还有断不了气而求助的呼声。

据说，那次被要藏弄成轻重伤残的人不知其数，当场死去三十二人，真是惨不忍睹，在世界犯罪史上没有先例。

而且，逃往山里的要犯要藏后来一直行踪不明。由警察、消防人员、村里的年青人组成的自卫团等，对附近的一山一岭都进行过严严实实的搜索，钟乳石洞也挨个儿掏了底。但长年累月的搜索，却始终没有发现要藏。不过，发现了许多说明他后来活了很久的证据，这个发现就是：有牛被枪杀，牛肉撕拐得到处都是。（这一带的牛是整个冬天圈在牛栏里，一到春天就放到山里去。牛吃着野草，好些日子从这座山转游到那座山，有时还走到鸟取县那边去了。每半月一次或一月一次，在需要盐分时，就大摇大摆地回到主人家里来。）而且在旁边还留下了引爆火药生火烤食牛肉的痕迹。